

最資深的台大員工——陳黃快治女士

陳黃快治口述
林秀美整理

編按：陳黃快治女士今年高齡九十三歲，帝大創校第二

年即在文學院服務，是最早進入台北帝大工作的台灣女性。光復後任職圖書館典藏股，民國六十二年自股長退休。寫得一手好字，彈得一曲好

琴，更是一位登山健將。和她同為台大登山會一員的女兒陳琤琤說：第一次登玉山，一路上有人牙疼、頭疼，有人嫌背包太重丟了，整個隊伍已經有點斷線。下午三、四點登頂，天冷得手痛，連拉鍊都拉不動，隨便照個像，隨即趕路，事後才知摸黑走稜線，八點多抵達北峰測候所。這時候有人昏倒、有人嘔吐，她，則什麼事也沒有。

最早在台北帝大工作的在地女性

昭和元年（1925），我從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畢業。

第三高女即現在的台北市第二女中，為日人據台後首設的女子學校，同時也是培養台籍女教師的主要學校，口

碑很好。那一年，帝大文政學部教授拜託我們的校長小野正雄先生，物色一位高女畢業的台灣女孩當助手，由於我的字寫得很漂亮，校長遂推薦我，當時我正在羅東利澤簡公學校教書。

小野校長很得學生愛戴。光復後，校友們請他來台灣玩，我也請他來台大參觀。他過世後，他兒子託我寫墓誌銘的字，再帶回日本仿刻。

昭和四年（1929）七月到八年三月，我在台北帝大東洋文學圖書室工作。教授是今村完道，助教授為後藤俊瑞，他們兩人合用一間研究室。日本時代教授收藏很多大部頭套書，我的工作內容就是在每本書的書背，用毛筆寫上書名，要找書時只要查閱書背的書名，即可抽取，不必為了找一本書而把整套書搬上搬下。此外也幫忙寫圖書分類卡片。研究圖書館現藏很多書都是我寫的。

我是第一個來台北帝大工作的台灣女性。大家都不知

（陳黃快治提供）
在研究圖書館工作情形。



▲1930年與同學攝於帝大校門口，圖右著深色洋裝者即為陳女士。（陳黃快治提供）



道我是台灣人，後來也只有有一、二個人知道。我把頭髮向上挽起，梳的是新潮款式，穿的是洋裝，而大部分日本小姐還是穿日式服裝。

我是台北在地人，住在艋舺。艋舺有火車，經營橋、古亭、水源地開往新店，台大在水源地站下車。我每天搭火車通勤，如果沒趕上車班，就走路，有時走羅斯福路，有時走鐵道。那時的羅斯福路叫水道町，還是石子路，不好走，不過我很會走路。

老師都是坐人力車來學校，他們待人態度和氣，溫文儒雅，有教育家的風範。東洋文學（系）的學生不多，台灣人只有吳守禮和田大熊兩位，很少看見學生到研究室，只有這兩個台灣學生比較常來，尤

其是吳守禮。

二度回校專事典藏文庫圖書整理

昭和八年，因為結婚生子而離職，直到民國卅八年，再回台大圖書館典藏股服務到退休。印象中是學校登報找人，我聞訊後打電話給洪耀勳教授。洪教授與我是帝大同事，他當助教，光復後升任中文系教授。我請他代為詢問館長，說我曾在帝大工作，國語也有中級程度（光復後在太平國小附設補習班補習，家裏也曾請一位北平人教全家國語），希望有機會返校任職，校方說可以，就來了。

後來圖書館有缺，大女兒涓涓遂從中學教師教職轉任到總圖中日文編目股，她的婚事還是館長為她作媒的。而二女兒琤琤初在物理系圖，後調至總圖，分別在典藏、目錄組工作。一家三口也算是台大人。

研圖成立之後，賴永祥主任接掌，借調我去整理日據時代各種文庫，像田中文庫、烏石山房文庫等。前者為農學院教授田中長三郎（帝大園藝教室主任教授）將個人藏書全數捐贈給台大，是非常有名的一部文庫；而烏石山房文庫據神田喜一郎教授表示，乃清嘉慶年間福州人龔易圖所藏中國經史子集，他自稱烏石山房主，故得名。

此外，我也到各學院做圖書清冊，如理學院化學系，工學院化工、農工系，文學院歷史、外文、中文、人類學系等，幾乎每個圖書室都去過；有人離職辦理移交時，我也要去清點書籍。

半工半讀四年，只為一圓讀書夢

父親黃應麟是艋舺區區長，飽讀詩書，在地方上小有聲望。只是傳統社會重男輕女，沒讀書的母親一直認為女孩子不需要讀太多書，加上後來父親過世，家中經濟頓失依怙，雖說我小學成績很好，母親並未想讓我升學，還是經過我的導師金末多志雄先生的游說，才讓我參加升學考。對於當年今末老師的幫忙感念在心，光復後去日本找他敘舊，他十分驚喜，直歎說分離四十年後竟能再見，往事歷歷在目。

考上第三高女後，爲了籌學費，晚上去電信局當接線生。打工的女學生很多，有唸一女中、靜修女中的，有台灣人、也有日本人。每天帶兩個便當上學，下課後直奔電信局，換上白色上衣，下身仍著校服，就上工了。上班時間七點到十點，每個鐘頭「交換手」，休息十五分鐘，第一個休息時間寫功課，下個休息時間就吃便當。一個月工資十五元，剛好夠付學費，就這樣半工半讀完成學業。

我的裁縫課點數（成績）不好，就是因爲打工沒時間做，本來西裝背心應該縫五顆鈕釦，我只縫了三顆；不過，整體成績還是很不錯，也被選爲副班長。所有課程裏，對書法和音樂特別感興趣。毛筆字常被老師拿去張貼展

示，日後曾獲日本曾東書道院「特選」、中日文化交流書法及全國婦女書法展等多項入選。音樂則通過台灣總督府檢定考試，取得專科教員資格，民國卅八年再回台大服務時，也參與台大合唱團的創立與表演。

三高女本科是四年制，爲補充公學校教師人力之不足，在本科之上附設一年制的講習科，本科畢業後繼續讀一年，便可取得正式教員資格。我想教書，但是母親身體不好，需要照顧，而家裏只有一個女傭，人手不夠，這一年又規定要住校，讓我很躊躇。畢業前，老師一個個問意願，我放棄了！

很巧合的事發生了。羅東方面缺教員，老師問我要不要去，我很振奮，滿口答應，那一刻竟忘了母親尚未痊癒。爲了讓媽媽放心，我告訴她同行的還有好友及其母親，互有照應，她也沒再堅持。

蘇澳和台北之間鐵路未開通前，由於交通不便，公學校的師資來源都是當地國校畢業生；開通後，台北很多學生都去那裏教書。我的先生陳金永師範畢業，晚我一年去宜蘭，我們就是在當地認識的。利澤簡在地人很友善，我請了一個女學生和我同住，爲我煮飯、打掃。

一有休假我就回台北，即便是搭車轉車非常麻煩。不論是回台北還是宜蘭，來回都要在八堵換車，幹線行程除外，



▲1953年台大友愛合唱團於校慶紀念日演唱。（陳黃快治提供）

光是在等接駁就要一小時，到羅東轉搭輕便車，還要一小
時。
我在利澤簡教書約莫四年。有一天，突然接到龍山國
小校長告知母親病危，我連忙趕回來，只是母親已經過
世了。我沒能在她死前見她最後一面，這是我這一生最



▲1967年台大教職員登山會第二次登玉山，登頂後全員合影，並為八十歲的林金和先生祝壽。圖中人多已退休，前排左起：陳琤琤、陳黃快治、張長炳（事務組）、廖呷，第二排左起：車化祥（人事室）、？不詳、黃種平（課外組）、？不詳、林景煌（文學院）、黃銀晃（課務組）、？不詳、李明忠（事務組），後排站者左起：吳傳財（特藏組）、？不詳、余笑（機械系）、呂芳勝（總務長秘書）、？不詳、？不詳、？不詳、李心永（事務組）。（陳黃快治提供）

大的遺憾。

台大登山會元老，遍訪台灣名山

先生是大稻埕人，婚後離開教職，與兄弟聯合經營肥料進口貿易，我們五房妯娌住在一起，相處極為融洽。由於小孩都有保姆照顧，家裏也有佣人料理家務，婚後的我更自由，熱衷參加各種婦女會、合唱團活動，盡情發揮興趣所在。

到台大後，訓導處黃種平先生鼓勵我去爬山，他說我走路不輸年輕人，體力沒問題，就這樣開始登山。台大登山會成立於民國五十二年，我算是創社元老。我們每周都去爬山，走過的郊山已數不清，而大山諸如大武山、雪山、大雪山、鹿場大山和玉山等更是沒有遺漏，單單玉山就攀登兩次。第一次在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廿七到四月一日，第二次是五十六年雙十節。五十九年走能高越嶺，八個人在六小時內橫跨海岸山脈的創舉，曾被新聞界報導而引起注目。

第一次登玉山行前，我代表接受學校授旗，當時心情是既忐忑又興奮。那回所走的路線是由阿里山到玉山主峰，經由北峰下八通關出東埔，途中要經過以驚險著稱的八通關斷崖，父不知子斷崖，幸賴領隊葉錦文先生（農學院退休）卓越的引導，大家得以順利安全通過。我年近六十，還有機會征服台灣百岳之首，表示我身體健康；當然若不是同事的關懷與鼓勵，我不一定有勇氣去，對於這些曾經甘苦與共的同事，感激之情無法言說。